

《三击掌》

主要角色

王宝钏：旦

王允：老生

情节

王宝钏与薛平贵的婚姻遭到王允的坚决反对。王宝钏指责父亲嫌贫爱富，不守信义。最后，她毅然地脱下“日月龙凤袄”、“山河地理裙”，同父亲三击掌，离开相府，到寒窑和薛平贵结婚。

注释

这个剧本是根据王瑶卿先生的演出本，由北京戏曲实验学校于玉衡、常少亭与本院（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处田淞、吕瑞明共同整理的。因原本就很完整，整理时，仅对个别词句略加修正。

根据《京剧丛刊》第十集整理

（王允上。）

王允（引子） 调和鼎鼐，位列三台。

（二家院同上。）

王允（念） 金殿伴至尊，文武献殷勤。膝下无有子，富贵等浮云。
（白） 老夫，王允。在唐室驾前为臣，官居首相。膝下无儿，所生三女：长女金钏，许配苏龙；次女银钏，许配魏虎；惟有三女宝钏尚未婚配。只因夫人染病在床，宝钏侍奉不离左右，且喜夫人病愈。是老夫奏明圣上，圣上见喜，赐我儿日月龙凤袄，山河地理裙；后宫娘娘闻知，又赐我儿五色绒线，绣成彩球；择定二月二日在十字街前，高搭彩楼，抛球招赘。唉！不想我儿打中花郎平贵。想老夫乃当朝首相，岂肯与花郎结亲；今日下朝观见新科状元才貌双全。我意欲将这门亲事打退，将我儿许配状元为妻，不知我儿心意如何？

家院！

二家院（同白） 有。

王允（白） 后堂传话，三姑娘出堂。

二家院（同白） 后堂传话，请三姑娘出堂。

（四丫鬟、王宝钏同上。）

王宝钏（引子） 正宫赐绒线，抛球配良缘。

（白） 爹爹万福。

王允（白） 罢了，一旁坐下。

王宝钏（白） 告坐。唤女儿出堂，有何训教？

王允（白） 恭喜我儿，贺喜我儿！

王宝钏（白） 女儿喜从何来呢？

王允（白） 我儿抛球招赘，可知打中哪家王孙公子？

王宝钏（白） 女儿不知打中哪家王孙公子。

王允（白） 什么王孙公子，就是那花郎平贵。

王宝钏（白） 花郎平贵！

王允（白） 正是。

王宝钏（白） 女儿命该如此。

王允（白） 儿啊，为父今日早朝，观见新科状元才貌双全，我意欲将这门亲事打退，将我儿许配状元为妻，不知我儿意下如何？

王宝钏（白） 爹爹在上，女儿先告不孝之罪。

王允（白） 有话坐下讲。

王宝钏（白） 启禀爹爹：只因那年母亲染病，女儿每日在床前侍奉汤药，直到三载，母亲病体痊愈。后宫娘娘见喜，赐儿五色绒线，绣成彩球，择定二月二日，在十字街前，高搭彩楼，抛球招赘。打贫随贫，打富随富；慢说是打着花郎平贵，就是

打着一块顽石，女儿也要抱……

王允 (白) 抱什么？

王宝钏 (白) 抱它三载，以表温暖之情。

王允 (白) 暖！想那彩球乃是玩物，抛球招赘，犹如儿戏一般，难道说把我儿的亲事就定死在花郎身上不成？

王宝钏 (白) 啊爹爹，昔日孔夫子，绝粮陈蔡间；太公避纣乱，磻溪垂钓竿。二大古人尚且如此，何况那平贵乎？女儿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打坐向前！

王允 (白) 啊？为父与你讲话，为何背过脸去，敢是与为父致气不成？

王宝钏 (白) 女儿怎敢与爹爹致气，怎奈婚姻已定，是万难更改！

王允 (白) 你待怎讲？

王宝钏 (白) 万难更改！

王允 (白) 儿就该掌嘴！

王宝钏 (哭) 喂呀！

王允 (西皮原板) 小奴才说此话全不思想，只气得年迈人怒满胸膛。儿大姐配苏龙户部执掌，你二姐配魏虎兵部侍郎。惟有儿失训教性情倔强，千金体配花郎怎度时光。

王宝钏 (西皮慢板) 老爹爹请息怒容儿细讲：儿命苦怎配得状元才郎。父道那薛平贵是花郎模样，落魄人得了志比父还强。

王允 (西皮原板) 薛平贵生来命不济，每日里在街头讨饭充饥。破衣褴衫遮不住体，遮住了肩头就露出了髁膝。

王宝钏 (西皮原板) 昔日里有一个孟姜女，曾与那范郎送寒衣。哭倒了长城有数万里，至今留名万古题。

王允 (西皮原板) 我的儿本是丞相女，就该配济世安邦定国臣。

王宝钏 (西皮快板) 张良、韩信与苏秦，俱都是安邦定国臣；韩信乞食于漂母，登台拜帅第一人；商鞅不中苏季子，在六国封相人上人。

王允 (西皮快板) 登台拜帅是韩信，未央宫斩的是什么人？

王宝钏 (西皮快板) 未央宫斩的是韩信，难道说文官就不丧身？

王允 (西皮快板) 小奴才真个不孝顺，仙姬女配的什么人？

王宝钏 (西皮快板) 仙姬女配的是董永，大孝之人也受贫。

王允 (西皮快板) 奴才说话言语拧，句句顶得父心疼。

王宝钏 (西皮快板) 非是孩儿言语拧，爹爹为何你要退婚？

王允 (西皮快板) 要退要退偏要退！

王宝钏 (西皮快板) 不能不能万不能!
 王允 (西皮快板) 你若不把亲事退,
 两件宝衣脱下身。
 王宝钏 (白) 请问爹爹, 这两件宝衣是从何而来的?
 王允 (白) 乃是圣上赐与为父的。
 王宝钏 (白) 圣上赐与爹爹所为何用?
 王允 (白) 不过是念在君臣之义。
 王宝钏 (白) 却又来! 圣上倒有君臣之义, 难道爹爹你.....就无有父女之情了么?
 王允 (白) 只要我儿将这门亲事打退, 慢说这两件宝衣, 就是府下的金银也任儿搬取。
 王宝钏 (白) 儿不要了!
 王允 (白) 哼!
 王宝钏 (西皮散板) 先脱日月龙凤袄,
 后解山河地理裙。
 两件宝衣齐脱下,
 (王宝钏脱衣。)
 家院甲 (白) 啊相爷, 保重身体要紧, 不要与三姑娘致气了。
 王允 (白) 哼! 不用你管。
 家院乙 (白) 啊相爷, 不要与三姑娘致气了。
 王允 (白) 哼! 不用你管。
 王宝钏 (哭) 喂呀!
 (西皮散板) 交与了嫌贫爱富的人。
 (王宝钏扔衣与王允, 王允扔回。王宝钏扔与丫鬟。)
 王宝钏 (西皮散板) 前堂不与父争论。
 王允 (白) 哪里去?
 王宝钏 (西皮散板) 后堂去见儿的老娘亲。
 王允 (白) 住了! 前堂无有儿的父, 后堂焉有儿的母。
 家院, 丫鬟, 哪个带你三姑娘去往后堂, 打断尔的狗腿!
 王宝钏 (白) 儿不去了!
 (西皮散板) 老爹爹你把心死了!
 王允 (白) 怎见得为父把心死了?
 王宝钏 (白) 想大姐出嫁也有奁妆, 二姐出嫁也有陪房, 女儿今日出嫁, 这两件宝衣都不叫
 儿穿去, 又不叫儿拜别母亲, 岂不是把心死了么?
 王允 (白) 为父方才言过, 只要我儿将这门亲事打退, 慢说是两件宝衣, 就是府下的金银,
 任儿搬取, 为父决不心疼。
 王宝钏 (白) 儿不要了!
 (西皮散板) 全不怕笑你无信人。
 王允 (白) 噯! 笑女不笑父。
 王宝钏 (白) 笑父不笑女。
 王允 (白) 笑为父何来?
 王宝钏 (白) 笑爹爹嫌贫爱富。
 王允 (白) 为父嫌贫爱富, 我为的是哪一个?
 王宝钏 (白) 女儿不知。
 王允 (白) 就为的是你这小奴才。
 王宝钏 (白) 女儿之事, 何劳爹爹挂念, 你.....与我坐定了!
 (西皮快板) 手摸着胸膛想一想,
 膝下还有什么人?
 王允 (西皮快板) 膝下无儿怨我的命,
 女儿家养不得老来也送不得终。
 王宝钏 (西皮快板) 若是母亲百年后,
 女儿是披麻带孝人。
 王允 (西皮快板) 倘若为父下世去,
 不用宝钏哭半声。
 王宝钏 (西皮快板) 倘若爹爹身亡故,

王允 (西皮快板) 宝钏不来哭半声。
 王宝钏 (西皮快板) 父死不把三女见,
 王允 (西皮快板) 女死不见老爹尊。
 王宝钏 (西皮快板) 日后谁把谁来见,
 王允 (白) 用手挖去儿双睛。
 王宝钏 (西皮散板) 为父不信哪!
 王允 (西皮散板) 父不信与儿三击掌,
 王宝钏 (西皮散板) 活活气坏年迈人。
 无奈何与儿三击掌,
 (王宝钏、王允欲击掌, 家院、丫鬟相拦。王宝钏、王允欲击掌, 家院、丫鬟相拦。王宝钏、王允同三击掌, 王允踹王宝钏跌地。)

王允 (白) 哼! 轰了出去!
 王宝钏 (哭) 喂呀!
 (西皮散板) 一霎时失了父女情。
 (西皮二六板) 实可恨爹爹做事心太狠,
 竟将我亲女赶出了府门。
 可叹老娘疼儿甚,
 现在后堂无所闻。
 眼望后堂深施礼,
 (哭头) 喂呀, 儿的娘啊!
 (西皮散板) 一朝断肠两离分。
 悲悲切切出府门,
 众丫鬟 (同白) 三姑娘!
 王宝钏 (白) 呀!
 (西皮散板) 又听丫鬟唤一声。
 (白) 你们前来作甚?
 众丫鬟 (同白) 我们舍不得三姑娘啊……
 (众丫鬟同哭。)

王宝钏 (白) 噢! 你们舍不得三姑娘, 三姑娘焉能舍得你们。去到后堂, 禀知我那贤德的母亲, 就说你三姑娘往寒窑去了!
 (西皮快板) 去到后堂忙禀告,
 禀知贤德的老娘亲。
 嘱咐你的言语要牢牢记紧!

(众丫鬟同下。)

王宝钏 (西皮摇板) 此一去不回相府的门。
 (叫头) 母亲! 亲娘!
 (哭) 喂呀! 母亲哪……
 (白) 罢!

(王宝钏下。)

家院甲 (白) 三姑娘往寒窑去了。
 王允 (白) 不要赶她!
 (西皮摇板) 宝钏生来性倔强,
 气坏老夫痛断肠。
 这样奴才难教养,

(二家院同下。)

王允 (西皮摇板) 一旦无情奔他乡。
 (王允下。)

(完)